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中華書局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上
體要之部

卷二四—二九

中華書局

卷二十四 序

送從兄僂罷選歸江淮詩序

此文作於貞元十八年，猶是子厚未經變造之舊文格，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耳，何義門焉得遽詆爲凡近？釗案：文以遺佚不怨、厄窮不憫爲中心思想，就之演繹爲文，自然淵雅。

從姪立者，貞元十一年，與子厚同舉宏詞科，後爲四門助教，與武儒衡、歐陽詹同見於乃叔所作助教廳壁記者也。義門以從姪稱謂，與經不合，此子厚未必不知，集中子姓字屢用不鮮，從未誤姓爲姪，此偶爾用之，亦依約定俗成之則而已。

呂覽疑似篇：「梁國之北，地名黎丘，有奇鬼焉，善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」，此子姪之稱最初見者。史記田蚡傳：「蚡爲諸郎未貴，往來侍酒魏其，跪起如子姪」，子姪字繼見於此。宋于庭謂：漢人無言子姪者，何況於呂？至史記田蚡傳誤稱子姪，漢書卽已改爲子姓矣，語見過庭錄。張雲璈四寸學重複其語，殊無謂，雲璈又引唐摭言：「張峴妻是顏蕘舍人猶女，猶女卽姪女也。」似此，姪字唐時已通行，而且推廣彌

遠，子厚行文，從宜從俗之見彌堅，偶爾援用，殊未足深辯，祭六伯母文，亦用有姪字。李蕊客咸豐甲寅日記云：「爾雅釋親篇妻黨有云：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，郭注引左傳：姪其從姑，故姪字從女，今男子稱兄弟之子曰姪，失之矣。夫兄弟之子當稱從子，謂從子而別也。」語頗有見，足資旁推。

送從弟謀歸江陵序

廖云：此元和五年間作。

其後吾爲京兆從事：按子厚爲尉於京兆屬邑藍田，乃曰爲京兆從事者，據與楊誨之書：言爲藍田尉，留府廷，旦暮走謁堂下。又集中有代韓李二京尹諸作，蓋亦如陳京以咸陽留府廷，主文章事，殆與幕下記室同，故云爾，陳少章云。釗案：少章之說良是，集中此類文字，幾同惡札，惜未得受遺藁之託如劉夢得，略加刪汰爾。

有僮指三百：僮卽奴隸也，三百指不過三十人耳。王芸生嘗以韓退之家口之多而驚奇，不知唐時封建習俗，固是如此，以僮三十人耕田五百畝，諒僮外別有傭工，子厚視之淡如也，史記載：卓王孫家僮八百人，以視數指僅三百，直小巫耳。

足其家不以非道，進其家不以苟得：此二語自論語來，頗聞有人謂：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爲不詞，蓋貧賤本來所有，無從以非道得之也。吾竊謂此解太隘，近人

張佩綸，即有人生何處不得貧賤語，子厚賀王參元失火，亦是爲人雖不得賤，亦驟得貧之證。

凡士人居家孝弟恭儉以下一段：孫月峰云：填鋪過甚，似蹈國語之失，釗案：此頭巾氣語。

嗜味得毒：此本國語：單襄公謂魯成公曰：高位實疾顛，厚味實腊毒。

此文別有評語，在下部第三卷輯餘門，可參閱。

送澥序

子厚宗誼最重，此文尤集中表露其敬宗收族思想，澥爲族屬，行輩莫明，而要爲年少，及敍次下於子厚者無疑。

新史稱子厚從曾祖奭，爲中書令，得罪武后死，此卽文中「遭諸武以故衰耗」之始，族兄登、柳芳之子，子厚爲禮部員外郎時，登爲膳部郎中；公綽雖號爲季父，而乃柳溫之子，時以吏部員外郎充西川武元衡判官，復入爲吏部郎中。之數公者，子厚引以爲重，而皆不屬於直系，實亦子厚切望宗中復興，期於勤聖人之道，復嚮時之美，不斤斤於己之進退榮辱，文末云：「吾去子終老於夷矣」，此循名核實之言，不含一分對意。

儲同人評此文：「情致纏綿，入理深至，千劫不腐之作」，自有子厚此文，讀者環顧宗族，不禁油然而生敬愛之心，同人所謂不腐，義或在此。從來柳文流傳最廣者，此序大抵占取其一，選家雖至苛刻，亦往往不遺是文，以文之確能沁人心脾故。

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

一

此為表章盧遵高義必不可少之文，文之半幅，皆敘外家祖德，此惟外家具此內美，而始得如此著筆，既非強事誇張，並無取故作迴避，文行乎所不得不行而已。方望溪排擊此種寫法，徒自露其小家氣，李穆堂引韓退之亦如是為文詆之，究未達到真是非階段。

以桂之邇也，而中丞之道，光大多容，究竟桂州中丞是誰？注家終無定論。廖謂中丞為裴行立，陳少章不以為是：「案韓子誌子厚墓，自子厚之斥，遵從而家焉，又此序言：以余棄於南服，來從余居五年，則序乃元和四年在永州作也，行立以元和十二年，始除桂管，當遵遊桂時，廉使乃李中丞，集有上中丞薦遵啓可證」，少章之言良諦。

從文之收語：「往哉！其漸乎是行也」觀之，遵之遊桂，並無驟得美職之意想，亦

嘗試爲之，姑作此行而已。其後元和十二年，裴行立廉桂，而子厚仍有啓薦遵，可見前八年間，〔由元和四年至十二年。〕遵在桂曾未得著安定職事，而終以愛子厚而慰其憂思，依違於子厚之側，爲時最長。

二

遵者、子厚太夫人之姪，蓋舅之子也。序首言外氏之世德，母家稱外氏，而舅子翻言內弟，唐人母黨稱謂，外內不一致，似不如今人號表弟爲得。

序稱：「遵余弟也，……以余棄於南服，來從余居五年矣。」韓退之誌子厚墓，亦稱：「自子厚之斥，遵從而家焉，逮其死不去，旣往葬子厚，又將經紀其家，庶幾有始終者。」僅就此一事而論，遵不失爲義士，子厚序文平平，惟在遵不可無此表章。

遵始終依子厚，桂州之遊，殆中間偶然爲之，集有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，以從余五年之說推之，此啓殆元和四年在永州作，陳少章估計未誤。啓云：「以宗元棄逐枯槁，故不求遠仕，務顯名，而又難乎其進也，竊高閣下之舉賢容衆，故願委心焉。」此表襮遵之依仁秉義，尤爲切至。〔案啓末云：「言而無實，非其敢逃？」非爲罪之誤字。〕

序言：「中丞之道，光大多容」，此中丞者，應與薦啓之李中丞爲一人，而注舉裴行立當之，可謂疏謬。微論行立於元和十二年，始除桂管觀察使，而集中薦啓在何時作，注家胡乃盲無所見？

子厚與李睦州論服氣書：「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」，據此，遵蓋是好義而兼多術之人。

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

凡贈序者必須知己知彼，使文與所贈人密密印合，而已亦不自失身分。子厚集中贈序，多於韓退之集，但柳集會無一文，喪失上述丰裁，而韓序則根本談不到此。如韓送李愿歸盤谷序，第一：己與見送人之連誼不明，有明人閩南鄭瑗，曾批判此一點曰：「盤谷序前云友人李愿，後云昌黎韓愈，又似不會相識。」〔按瑗字仲璧，說見所撰井觀瑣言，引金儒王從之說。〕第二：李愿爲李晟子，家世豪華，敷歷中外，曾先後領夏綏銀宥、及河中晉絳等節鎮顯職，而又沈迷聲色，擁兵不戢，以結納權近，幸免無事，此等人何曾說得上隱居二字。第三：文以儷語居其大半，而如「處穢汙而不羞，觸刑辟而誅戮」一聯，不僅對仗不工，而下一語幾於陋劣不成句讀，齊梁下材，無此拙行，而謂作者文起八代之衰，不審如何名副其實？事儘如此，而歐陽永叔則謂此序爲韓集壓卷之作，除此以外，唐無文章，彼平生欲效此作一篇，每執筆輒罷，不圖永叔英雄欺人，一至於此。柳集中任選一首，不論文之短長，聲之高下，一切都不在退之此序下，今試以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例之：夫將仕進與隱盤谷，立於矛盾地位，前者難於

著筆，而後者適於騁詞，又恰恰相反。顧子厚說明呂讓之不得不仕，無處不合乎情，止乎義，不使人覺措詞之牽強傅會。而退之對於豪門惡鎮之求假息以避謗也，則故設大丈夫之上達處境，而忸怩爲之辭曰：「吾非惡此而逃之，是有命焉，不可幸而致也」；又設爲窮居野處之幽閒樂境，而矯強爲之說曰：「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，我則行之。」此等語作爲李愿之聲口道出，是何異繪事先素，指鹿作馬，直不解人間有羞恥事？要而言之，子厚無一語非真，而退之無一語非僞，子厚無一語非勉，而退之無一語非佞。至於彼此分誼，一則中表兄弟，兩造不介而自明，而一則將以昌黎韓愈自薦，然後作歌而詔其人，又先之以友人李愿，以自詡其密邇權要之爲厚幸，忽前忽卻，幾不知手足之何所措？復次：子厚以騷賦起家，氣蓋江左，然一爲古文，則六朝餘習剷盡，行無所事，不故爲左右袒，反之、退之以古文領袖自居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，而行文又直從梁臺小兒之聯綿語句討生活，且不得其形似，則祇是文章末技，可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也已。

陪崔使君遊讌南池序

崔使君者、崔敏也，陳少章敍敏宦迹曰：

敏以元和三年蒞任，斯序即是春作。序中言席之賢者，率皆左官蒙澤，謂歲

之正月有赦命，凡左降官皆得量移也。初，八司馬之謫，有後遇恩赦永不量移之命，故曰委廢於世，恆與山水爲伍，悵獨異於在席諸人耳。崔永州以五年卒官，公祭文云：「鳴鑾適野，泛鷁沿湘，廣筵命樂，華燭飛觴」，皆記從前遊讌之樂，及永州待所部遷客之善也。

歲之正月有赦令者，乃因羣臣上尊號而大赦也，今雖曰凡左降官皆得量移，而其中所設限制不少。據集中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，涪州即因此一赦令而獲量移，但在永州各遷客中，惟涪州合格，故該序中有「而君適離於文，〔按離、合也，文即詔令。〕其往也獨」之語。吳武陵亦左降官之一，但元和三年春，武陵恐尙未到，未必獲陪斯遊。

序不廬說明敏待所部遷客之善，而從「既樂其人，又樂其身」兩句上，亦看到敏之政風和廉，而深得民心。子厚慣言楚越之交，地荒人獷，幾於不可一日以處，即楚人爲鬼，亦不可交，獨於陪崔公遊讌，以使君之賢，連帶到部民並和樂可喜。序謂「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」，就子厚之宦跡以觀，樂誠不可常得，一旦得此，連山倒景，物象全變，已殆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此序因成爲子厚平生即景極歡，不少概見之作。茅鹿門曰：「文瀟灑跌宕，惜也篇末猶多抑鬱之思」，須知樂極而悲，情所必至，倘兩情不接，即見所樂並不得爲真樂，此文樂景哀情，抒寫恰到好處，應是人生最高化境。

其上多楓栲竹箭哀鳴之禽，其下多芡芰蒲葇騰波之魚。韓柳皆好用此類三疊字句法。

愚溪詩序

此爲子厚騷意最重之作，然亦止於爲騷而已，即使怨家讀之，亦不能有所恨，以全部文字，一味責己之愚，而對任何人都無敵意，其所謂無敵意者，又全本乎真誠，而不見一毫牽強，倘作者非通天人性命之源，決不能達到此一境地。袁爽秋曾在日記中記一段曰：

柳子厚居愚溪，自爲文曰：超鴻濛，混希夷，寂寞而莫我知也，此莫我知三字，與論語孔子之莫我知，相去何啻霄壤？蓋子厚徒以文辭鳴，特自託於曠達，以寄其牢騷不平之氣耳，其實於天人性命之源，未及夢見。

此誠南方之強之言也，爽秋自以忿悁災其身，因而以忿悁律乎人，其論終嫌一間未達。何義門曾爲評曰：「愚溪詩序，辭意殊怨憤不遜，然不露一迹」，夫既不露一迹，則所論怨憤不遜，豈非故肆苛求？

蓋上出也：案爾雅釋水：「濫泉正出」，正出、湧出也，郭璞注：引公羊傳曰直出，直猶正也，則上當作正，陳少章云。

義門讀書記作如下批注：

愚溪之上買小丘〔至〕爲愚島：詩有八題，先詳敘於此。

皆山水之奇者：伏後案。

夫水智者樂也：愚字對面。

甯武子邦無道則愚五句：愚字側面。

溪雖莫利於世六句：轉出敘詩。

以愚辭歌愚溪〔至〕莫我知也：愚字翻身脫出。

釗案：此全以批入股之法批此序，先敘八題者，起講也，伏後案，乃提比，愚字對面與側面，作兩中比，轉出敘詩及愚字翻身出脫，涵泳全題，作兩後比結束，非入股高手，不能作此分析，吾人亦不須排除此類看法。

袁文甕牖閒評云：「柳子厚所居乃愚溪，蘇東坡過太行詩：未應愚谷能留柳，溪字遽改爲谷矣。」夫子厚取義在愚，固不論所居爲溪爲谷，惟東坡詩意亦然，顧袁質甫改字云云，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，大抵類是。閒評又一條云：「東坡臨江仙詞：無波真古井，有節是秋筠，乃用白樂天無波古井水，有節秋竹竿，詩承樂天，而改竹爲筠，遂覺差遜」，其拘泥亦此類。

「故姓是溪曰冉溪」，此句不詞。蓋此句造法有二：

一、故姓是溪曰冉。下不能綴一溪字。

二、故號是溪曰冉溪。號字可易作名，或其他相類字，獨不可曰姓，蓋姓止限於冉，而不涉名或字，猶之子厚可自稱姓柳，而不可稱姓柳宗元也。

右解甚明白，釗意此句末尾溪字，疑編者誤衍。

永州鐵爐步志：「永州北郭有步，曰鐵爐步」，辭形似而義不同，義詳鐵爐步志簽釋。

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序

婁二十四秀才者、婁圖南也，圖南名字，屢見集中，詩之酬答，不下兩次，遊淮南將入道有贈序，今又作對酒唱和序，文辭稠疊，交誼可想。夫圖南去永而之淮南，在元和三年，則此序成於如淮南前無疑。

文中「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，故爲贈詩以悼時之往也」兩語，最爲扼要。弟與第通，第同志者，子厚謂與圖南廬同志耳，彼此仕運之通塞，容有不同。偕未達者，今幸圖南未達，得與偕遊爲樂。子厚酬圖南短長律共兩首，中有「壁空殘月曙，門掩候蟲秋」，張文潛以爲柳詩第一名句，〔釗案：全詩錄在卷二十五圖南遊淮南將入道序簽。〕即表顯未達相偕之共同岑寂景象。要之柳婁相交，無言不吐，故開口卽述感激憤悱、

思奮志略之平生願望。何義門云：「文之發端，有不自貴重之病，所學然也」，直可謂以小人之腹，度君子之心。（釗又案：僭未達，僭或皆字之誤。）

是故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。固故同字，吳摯父云。將俟夫木鐸以間於金石。書：「適人以木鐸徇於路」，間、厠也。

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

此文隨手寫去，字字彌見精力，非名家高手，恐道不得一字，何義門遽謂：「此永州文，猶未能脫棄凡近」，真妄人之言。

西亭者，吾號爲子厚一生遊運之神經中樞者也，凡關於西亭之記事，無不鄭重，凡詠味西亭之詩與文，無不精神飽滿，凡約來西亭遊宴唱和之友，無不異常知己，此未能脫棄凡近之永州文者，將胡爲乎來哉？如構法華寺西亭詩云：

竄身楚南極，山水窮險艱，步登最高寺，蕭散任疏頑。西垂下斗絕，欲似窺人寰，反如在幽谷，榛翳不可攀。命童恣披剪，葺宇橫斷山，割如判清濁，飄若昇雲間。遠岫攢衆頂，澄江抱清灣，夕照臨軒墮，棲鳥當我還。菡萏溢嘉色，篔簹遺清班，神舒屏羈鎖，志適忘幽潺。棄逐久枯槁，迨今始開顏，賞心難久留，離念來相關。北望間親愛，南瞻雜夷蠻，置之勿復道，且寄須臾閒。

讀者試細味一過，爲問那一字凡，那一字近者？「神舒屏羈鎖，志適忘幽潺」，興到筆隨，風雨齊會，神遊物始，氣通宙合，那得容冬烘先生孱雜語言來者？

義門讀書記，於柳文迭用凡近字，吾故擇於此文駁之。

「欲似窺人窺」，似、奉也，舉也，向也。賈島詩：「今日把似君，誰有不平事？」正此義，謂西垂陡〔斗與陡通用〕絕之勢，欲奉以窺人窺也。如作似肖解，則應倒其字作似欲，又或似字乃以字形譌，讀者試詳之。

序 飲

一

序飲序棋兩篇，古本或有或無，題如今式，出晏元獻本。

文有婁生圖南賭酒、獨三飲，衆大笑各語，劉辰翁曾爲評曰：

婁生未必拙，衆人未必巧，或飲或不飲者，溪流不可必，而人事有幸不幸也，士有操名宦之籌以角勝負於世途之風波者，其爲幸不幸又可勝計耶？

經義流爲八股肇於宋，卽此種，此由蔣本轉錄，廖本竟盜其文而掩其名。

買小丘：愚溪詩序：「買小丘爲愚丘」，卽此丘也，鉅姆潭西小丘記，亦記此丘。記作於元和四年，序當緊接記後。

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：記云：「其石之突怒偃蹇，爭爲奇怪者，不可勝數，其嶮然相累而下，若牛馬之飲於溪」，句卽指此。

離坐其背：禮記：「離坐離立」，注：離、兩也，今之離坐，謂相離而坐，意不同。古來文字簡單，往往兩相背反之意，以同一字表之，如離、相近曰離，相遠亦曰離。此飲仿曲水流觴例，坐客必各各離開幾許，例始得行，蔣注謂離當音麗，如詩「鴻則離之」之離，非是。

能不洄於湫，不止於坻：洄、溯洄也，湫、伏流，坻、小渚。

則旋眩滑汨：旋眩、兩俱去聲讀，水急旋使人見之而目眩也。滑汨、水流貌，愚溪對：「秦有水猗汨泥淖」，猗汨、緩流，滑汨、急流，又澗汨、無分緩急而流。

余病瘡，不能食酒：瘡、腹內結痛，字已見辨伏神文。食酒本漢書：「于定國食酒，至數石不亂」，謂豪飲也，少飲曰飲，多飲曰食。

有叫號屢舞：屢舞、駢詞，詩：「屢舞傲傲」，一次舞曰舞，多次舞曰屢，屢亦舞也，故屢舞爲駢詞，上下意義相埒，固非上爲形容詞，而下爲名詞也。

以促數糺逖而爲密者：糺逖、駢詞，近糺曰糺，遠糺曰逖。尋糺逖與屢舞、同屬駢儷語，惟隱含本義之字，如逖如屢，〔本義云者，如糺逖、糺爲本義，屢舞、舞爲本義。〕一駢立在下，〔卽逖在糺下。〕一駢立在上，〔卽屢在舞上。〕取形微有不同。蓋逖本無糺義，

惟與糺兼而隱含糺，屢本無舞義，惟與舞兼而隱含舞也。糺逖字，子厚迭用，參看晉問、及東平呂公誅辭。

二

序云：「余病瘡，不能食酒，至是醉焉。」夫序飲而易言食，飲酒而易言食酒，查夏重曾注意到：子厚於酒，用食或飲之無區別，吾讀得樹樓雜鈔外，又即於柳文得左證。答崔連州論石鐘乳書，飲石鐘乳一作食石鐘乳，蓋乳猶酒也，食可適用於酒，亦自可適用於乳。不寧惟是：標題既有此殊異，而在本文亦曰：「由其精密而出者，食之使人榮華溫柔，由其粗疏而下者，食之使人偃蹇壅鬱」，連用食字，至爲晃耀，是子厚之視水料入口，曰飲也可，曰食亦自無所不可，彰彰明甚。其他文語如嘗酒嘗新，添酒添食，節酒節食之類，俗語如吃酒吃飯，皆數見不鮮，至如子厚序飲之用食酒，仍不少概見。

序 棋

一

姚南青援鵝堂筆記雜識門云：

吾鄉人新年喜爲陞官圖之戲，云明倪鴻寶所造，非也。吹劍錄云：陳漫翁垓